

The
HELPLESSNESS
of
LAW

陈世和 著

法律的无奈
与GDP的崇拜

资本杀机下的焦虑



法律出版社
LAW PRESS · CHINA

013027348

D90-059

70

本书为法治建设与社会经济发展

法律的无奈 与GDP的崇拜

资本杀机下的焦虑

陈世和 著



法律出版社
LAW PRESS · CHINA



北航

C1635266

D90-059
7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法律的无奈与 GDP 的崇拜:资本杀机下的焦虑 /
陈世和著.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 3
ISBN 978 - 7 - 5118 - 4588 - 7

I. ①法… II. ①陈… III. ①法律—经济学—研究
IV. ①D90 - 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24175 号

法律的无奈与 GDP 的崇拜:
资本杀机下的焦虑

陈世和 著

责任编辑 孙东育
装帧设计 乔智炜

© 法律出版社·中国

开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版本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出版 法律出版社

总发行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

印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印张 18.5 字数 222 千

印次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编辑统筹 独立项目策划部

经销 新华书店

责任印制 张建伟

法律出版社/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 7 号(100073)

电子邮件/info@lawpress.com.cn

网址/www.lawpress.com.cn

销售热线/010-63939792/9779

咨询电话/010-63939796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 7 号(100073)

全国各地中法图分、子公司电话:

第一法律书店/010-63939781/9782

重庆公司/023-65382816/2908

北京分公司/010-62534456

西安分公司/029-85388843

上海公司/021-62071010/1636

深圳公司/0755-83072995

书号:ISBN 978 - 7 - 5118 - 4588 - 7

定价:38.00 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负责退换)



司法部穆益斌处长、丘征处长在作者办公室



作者与杨金柱、周泽、青石律师、何兵教授在小河法庭前



作者与陈瑞华教授、闵春蕾教授、钱列阳律师在香港高等法院



《民主与法制》刘桂明主编、贵州省高级法院李健副院长在作者律师事务所



贵阳小河案律师团

前 言

我不愿相信,顺风顺水已成为中国经济的过去。

但我分明看到:“垂影沧浪”的中国经济正在不知轻重缓急的漩涡中徘徊、奔逸、沉隐、起浮与犹豫……

最高决策层要求 GDP 速度减到 7.5% 的刹车哪里控制得住地方经济这匹脱缰的野马。中央与地方两个调门的高低不同,以及国企的得天独厚和民企的艰难跋涉正好反映了经济与法制的一体两面。

我不知道:地方经济要求 GDP 增速 2 位数的狂想是不是对全国人大批准的“十二五”规划发展减速赤裸裸的挑战,或许这已经是多年来一种视法为游戏的毫不在乎和上下之间的默契。

虽然五年规划不过是天荒地老之中的瞬间一瞥,但在高天厚土之上,一贯依靠投资而养尊处优的中国经济却不能收放自如,对未来经济将陷入跌跌撞撞、起起伏伏的时代没有任何的预期与准备。然而,伴随着通胀与通缩这一对冤家的左右夹击,世界性的经济危机还是如期而至。

凶险激湍的经济漩涡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气场,搅动着地方经济的狂想、央企的张扬、高层的犹豫、民企的彷徨、子民的无奈与法治的遗忘。

当史无前例的经济大潮裹挟着无与伦比的钢铁、水泥、煤炭、石油与灰浆,向全世界展示着货币的尊贵与张狂,不要忘记或疏忽了我们头顶上正悬着无量的资金海洋!

或许是出于嫉妒和无端的猜想,欧美发达国家在中国加入 WTO (世贸组织)以后,硬是不承认中国完全的市场经济地位,西欧几国即便是已经发生了严重的主权债务危机,也婉拒中国提出用资金支助来换取市场经济地位的交换条件,西方人固守法度念兹在兹的规则气韵超出了东方人的想象!

我们知道:我们虽然在世贸法律(规则)与本国经济的各取所需中具有得心应手的应对之术,但市场经济——法制经济地位的名正言顺,对我们来说十分重要。可是,国内法律及其程序规则的不透明不争气也是授人以柄的一大因素。国内法律在面对 GDP 野马一路狂奔时的听之任之,在流动性泛滥时的无动于衷,在楼价飙升、股价狂跌、车市疯狂面前的事不关己,这一切,都将其软弱无力的先天不足暴露无遗。看来,我们在迅猛发展的大道上已陷入了法律与经济各行其是的尴尬。长驱直入的经济行为在撇开了法度的规矩之后,无疑在进行解构式的损益裸奔。

二十年前,有一本书叫《山坳上的中国》(何博传著,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8 年 10 月),该书的出版曾经声震南国,然而,时过境迁,人们似乎淡忘了它。实际上,这本“盛世危言”并没有过时。因为,问题的被推迟不等于问题的解决。可惜,我们的双眼已经被一路高歌猛进的 GDP 数字所遮蔽,在钢筋缠绕的混凝土丛林中,我们对流动性的泛滥丧失了应有的警觉。GDP 的造山运动已使我们的山坳裂变凹陷。此时,我们的头顶上出现了巨大的资金海洋,在贪婪的魔杖搅动下,我们误认为华尔街的洪水猛兽所掀起的金融海啸已经漂洋过海,对此,我们反应过度,释放出的流动性刺激是如此的惊人!事实上,比美式龙卷风还要严重的流动性巨浪一旦越过堤坝,泻入“油盐柴米酱醋茶”的生活洼地,那才是真正的危险!

因此,在金融风暴到来或正在形成之际,对节奏、对时机的拿捏正在考验着我们的智慧,什么时候出手意味着经验丰富的舵手的几层胜算。遗憾的是我们似乎有些神经过敏,在金融海啸才刚刚掀起波浪

时,我们竟投放了天量的货币推波助澜。于是,浩如烟海的流动性形成洋流,昔日那些能够将流动性之水引入良性循环的楼市、股市、车市、基建、外贸、内需等巨大蓄水池,如今有的已经凹陷,有的死水一潭,有的逐渐失去调节功能,有的正在汹涌激荡,有的已经成为悬在头顶上的堰塞湖。

换句话说,楼市巨大的蓄水能量,因其价格的疯狂飙升已经漫过民众脆弱神经的堤坝,楼市强大的蓄水、引水调节功能在行政限购令、房产税试行、按揭贷款收紧、资金流改道与民愤极大的声浪中,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困境。

股市巨大的蓄水循环能量则因庄家的杀戮过重过急,使遍体鳞伤的散户们远离股市蓄水池。多数庄家与大盘个股之间在所有权“国有控股”性质上所具有的“血缘关系”,使其捉对厮杀不过是兄弟之间逢场作戏的自娱自乐,在其左口袋支出右口袋进的游戏中,个别散户的小胜实质就是漏网的鱼虾,早晚也是庄家兄弟们的盘中餐。看来,股市已经变味,多数庄家与大盘个股“本属一家”的“国有”性质的暴露使人们有理由怀疑股市已丧失资金的蓄水、引水循环机能。

车市本来也具有重大的资金调节作用,但因过分扩张导致城市交通瘫痪而使自己成为生产过剩的牺牲品,在自杀性的疯狂扩张下自身难保,哪里还能承担资金回流的功能。相反,为了救赎车市的这些国企,今后还将有一部分资金难免泥牛入海。

至于铁公基(指铁路、公路、机场与基础设施)的建设,开放之初的巨大贡献有目共睹。但随着改革向纵深挺进,这些行政性质的投资,因超量过度,使其陷入了叠床架屋的重复之中。投入正在待建的高铁等基建工程和大兴土木的公租房建设的资金多半是有去无回,偿还遥遥无期。

原来处于良性循环的外贸市场,也因欧美发达国家对人民币升值的步步紧逼、反倾销措施的频频出击、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以及购买力的急剧下降,呈现出危机四伏的景象。

剩下的内需拉动实在是力不从心,因为,解决大部分就业的中小民营企业 and 个体户们本来就微利经营,其薄利多销的那一点点利润一旦为雇工加薪,就意味着关门倒闭。至于已经加薪的央企的领导与职工们,从就业总人口比例来看,其人数微不足道,即使薪酬再高,在浩如烟海的资金堰塞湖面前,也是杯水车薪,谈何内需的拉动与资金的调节。

丧失了资金水库昔日引水、蓄水的巨大调节作用和畅通顺达的良性循环,我们头顶上的资金堰塞湖将滋养出通货膨胀的怪兽。但我们自信,我们之所以敢于无限制地增加流动性,就是因为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具威力也最具效力的行政铁闸。我们屡试不败的行政铁闸多次成功地阻止了向“油盐柴米酱醋茶”蔓延的资金。我们可以对“温州炒房团”放任不管,但绝不允许“温州炒粮团”的存在。当“蒜你狠”、“姜你军”与“糖太宗”刚一露头,就被物价管制的铁拳打得满地找牙。可是,由于长期实行的农产品低价政策一再伤农,使农民兄弟不堪忍受,他们大多放弃了男耕女织的农田生活,宁愿露宿街头或蜷居工棚,也不愿回到农村。农民们对农业的“不作为”,一下子使我们的物价管制铁拳变得软弱无力,我们可以对拉高物价的投机行为施予重拳,但我们无力对不养猪、不种粮的农民兄弟采取任何处罚。如果我们继续对“菜贱伤农、粮贱伤农”听之任之,那么,农产品的供不应求将真正抬高物价。当否定之否定的怪圈形成之后,农民工回归田庄山林,届时因“用工荒”的来临,物价管制终会低下高贵的头。武汉钢铁集团因产能过剩而养猪的荒唐只能是现代版的“自给自足”笑料,不可能成为平抑物价的范例,看来行政铁闸并非铁板一块,又一次被迫开闸让物价飙升的日子为期不远了。

春夏大地,天干气燥,大陆的气候就如同物价上升一样热火。CPI(居民物价消费总水平)数字曾经十分醒目地展现出6.5%的通胀高位,流动性渗进了食品乃至大部分生活领域已是不争的事实。通胀的危害,不仅弱势群体首先身受其害,白领与一般公务员(科级以下)也

倍感物价压力。有人预言,很快就有一半的中产阶级和个体户将沦为弱势群体。

通货膨胀这个怪兽,它的到来不会因为我们用下调的统计数据遮蔽或阻拦有所迟缓!

面对通胀和楼市高价的双重压力,我们又陷入了二律背反的双重困惑。治理通胀需要抑制资金的投放,而抑制资金的投放则必然损害楼市的生存与发展。可通胀不治,被伤害的弱势群体,将危及社稷的安稳。因此,权衡利害,治理通胀的重要性显然高于拯救楼市。这样收缩资金成为权宜之计,即使危及房地产也在所不惜。只不过,资金已经超量溢出,用什么手段和方法抑制或回收呢?

通常情况下,央行有三种手段,即发行央票、加息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当然,从财政的视角看,还可以采取发行国债和地方债券等措施。

然而,在全球普遍面临通胀与失业两大难题的情况下,如果我们紧缩流动性,而西欧、美国却采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这将使我们外向型企业缺乏足够的信贷支撑,加之欧美购买力的急剧下降,必然使沿海企业大量倒闭与失业加剧。如果持续增加流动性,物价上涨,大众的不满情绪会形成民怨沸腾的状态,届时将难以平息。当前通胀的压力之大,绝不是某些统计机构或某些专家所忽悠的通胀已经抑制,已出现拐点,正逐步下行回到正常状态。这些专家信誓旦旦,他们关在象牙塔里对统计机构公布的CPI快速下降的数字过于乐观,甚至对急剧下滑的数据是怎样产生的也不作分析便深信不疑,专家们关于物价已经平稳下降的论调害人害己。君不见,那些已经调高了的餐饮价格、物管价格、房租价格、马路停车价格、油价、民工劳务费、装修费、搬运费、运输费、幼儿入托费、少儿教育费用以及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衣、食、行等价格上升后并未回落,更不用说“住”即高得离谱的房价了。这些与民生问题攸关的价格并不会只因个别白菜和猪肉的暂时回调而发生普遍性的降低,也不会因为统计数字的平均数下调而使平

头百姓感到生活压力减轻。在所谓 CPI 数字下降之际,老百姓每月的开支正在恐怖性地增加,人们的生活成本之大难以想象。这种“被平均数据”的反复宣传危害甚大,有人调侃说“楼上住了一个张千万,楼下有九个穷光蛋。如果平均算,一共有十个张百万”。用这种平均数计算,“张百万们”根本不在乎白菜、猪肉价格的下降与羊肉、牛肉价格的上涨。实际上,食品及日常生活费用的通胀已经高达 10.5% (上海东方电视台 2012 年 2 月 9 日 23 时公布的数据),可见,我们已陷入流动性泛滥后收缩资金欲罢不能的尴尬。令人不解的是,在物价节节攀升之际,2012 年 10 月份的 CPI 统计数据出现惊人的下滑,玩弄这些数据的人似乎在为“稳增长”而迫使央行再一次释放货币,但央行的调控空间已经几近于无,只有被迫采取“逆回购”的手段再次投放货币。

大地枯荣,时光轮转。思来想去,具有几千年节俭慎行的民族变得如此奢华夸张多是源于歌功颂德这个最大的推手。我们对资源的疯狂掠夺和过度浪费虽然提高了 GDP 的数字,将几十年的工作在几年或十几年内彻底完成,一代人竟干了二代人、三代人的工作。一代人的恣意扩张、铺张浪费与自我膨胀竟忘了后辈子孙们如何安身立命。好大喜功掀起的滔天巨浪,使流动性的洋流呼啸而来。显然,用回收、从紧等“堵”的方法为时已晚,我们的祖先就有用“疏”的方式获得“治水”成功的先例。

可以预言,继续释放流动性将成为一种长期的考虑,这将会在稳健货币政策名义不变的情况下加大信贷的投放。窃以为,不能因为流动性进入央企的怀抱就可高枕无忧,更何况这毕竟是一种击鼓传花的游戏。在贫富两极分化日趋严重的状态下,运用一成不变的宣传手法予以遮蔽,似乎可以让老百姓隐忍而不躁动,但通胀恶魔毕竟已经逼近草根!

令人遗憾的是,我们通过 2007 年的宏观调控,曾在 2008 年上半年呈现出房价回落的迹象。可 2008 年秋季刮起的美国金融风暴使我们投放了天量的贷款,房价的反弹从 2009 年至 2010 年竟拉升到无以

复加的高位。国产汽车的扩张发展到将城市主干道作为“停车场”还不善罢甘休。地方政府在城市中心没完没了地强行拆迁,就是为了将全民的土地收益矮化为日益庞大的“行政收入”。在一切为了 GDP 的反复折腾之下,物价的全面上涨势不可挡。

如何在松松紧紧的货币政策中收放自如,如何在一张一弛中管制住倾泻而出的流动性张力,如何在忽高忽低的银行利率中保护住老百姓的储蓄,这些都在考验着我们的智慧。的确,在微利时代,收束我们的暴利野心应是今后最大的课题。

当我们在美国、希腊、西班牙等发达国家信用等级被下调还在沾沾自喜之际,殊不知,欺软怕硬的国际信用评级机构也对我们发出了警告。虽然这样的警告有些温和,或许是它们对我国部分媒体的“骂街习惯”有所顾忌而手下留情,但我们的专家和媒体(大多数)除了断章取义地将它们的“客气话”反复播放之外,对“劝告”一类的预测却一如既往地斥之为“阴谋”。

事实上,我们习惯性地增加流动性的行为已使我们临近货币大战的边沿,在货币问题上我们的单边行为似乎已经走得太远。当我们已经达到空前规模的状态时,我们的一厢情愿无论是善意抑或是心无旁骛,都使货币大战不可避免。这场全新的战争,完全出乎我们的想象,它既不是冷兵器时代刀枪剑戟的搏杀,也不是现代高科技武器在看不见敌人的情况下,运用声光电火致敌于千里之外或将其消弭于无形。当代纸质货币加上电子货币战争之奇妙,就在于没有宣战就已开始,在贴身肉搏中有时竟分不清敌我,甚至当你击中对方时,却是你自己在流血。例如,当你购买对手的国债过多时,他受伤你却在流血。

怎么办呢?隐形的货币之战已悄然而至,这不能怪罪于对手的“阴谋”或我们的“扩张”,在敌我双方酿成的资金海洋中,怎样才能在这次全胜的赌博中学会失败?这是一场多么奇妙的战争,交战双方都在极力地贬低自己的货币,以贬低自己、抬高对手作为最佳的战术策略和作战艺术。这样的交战,就如同猜拳喝酒的游戏一样,输者胜酒。

可见学会失败,才能胜利!

需要强调的是,对外的货币战与贸易战不是我们真正的主战场,我们最危险的敌人还是我们自己。央行 2010 年年底公布,我国的广义货币供应量(M2)约为 78 万亿元人民币(有机构分析还不止这个数),2012 年 1 月 9 日公布的 2011 年广义货币供应量(M2)为 85.16 万亿(见 2012 年 1 月 9 日中央电视台二频道)。很快到了 2012 年 9 月底,广义货币供应量(M2)已到 94 万亿元(见国家统计局公布 2012 年 9 月底前的数据)。换句话说,超发的货币已大大高于 GDP 总量,在天量的货币状态下,4 万亿的刺激计划、各地方政府配套资金投放形成的 10.7 万亿地方债务和源源不断释放的信贷资金,使神州大地处处是钱,资金的海洋暗潮汹涌。

然而,对付美国金融危机的反应过度不可能持续太长,以美国金融危机说事的借口不可能反复唠叨。这样的好日子在 2011 年戛然而止,中央对房地产行业的疯狂抑制以及对高房价飙升的打压,标志着货币政策已从扩张逐步趋向稳健。可是,热情高涨的地方政府哪管这些,不知是没有看出货币政策的风向标还是对房地产的宏观调控故意视而不见,地方政府的投资兴趣丝毫不减。工业化、城镇化一时成为各地新一轮圈地运动的最大期盼。高铁与城市轨道的建设也成为铁道部门和地方政府的两把投资利剑。至于城郊结合部诞生的工业园以后生产什么,其产品是否适销对路以及高铁与城市轨道笃定亏损的问题,都好像与他们无关。他们在不承担亏损责任并且欠债不必还的情况下,只追求投资行为不追求投资效果。这种只追求 GDP 数字并不考虑盈利后果的行为近乎疯狂。于是,地方上的投资热终于与“调结构战役”发生了遭遇战,碰撞之下,部分钢铁工厂和汽车厂商的生产过剩、部分工业园区和小型机场的衰草丛生、部分民营工厂的关门倒闭、部分民营房开商的资金链断裂,都在各大媒体中不断被披露,大有“山雨欲来”之势,难道人们预言的经济危机就这样如约而至?

事实上,经济危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国企的垄断性扩张和不怕

亏损的强势已将民企逼到了墙角。温州民企的倒闭潮并非完全出自资金的匮乏,法治生态环境的恶化和公平竞争程序的缺失才是真正的内因。藏匿在民企与个体户们内心深处的,是强势国企与弱势民企的二元分割已经通过经济领域成为撕裂法制与经济的精神壕沟。

是的,弱勢的终究是弱勢,强势的哪管这些,地方政府、房开商与商业银行始终相信中央政策的厚爱有加,并期盼着宏观调控的开闸放水,届时三位一体的强大力量蓄势待发、顺势而上,将会在房地产领域部署一场超豪华的王者之战。虽然中央对信贷与房产的泡沫深感忧虑,也在强调房地产调控不会放松,但“人在江湖”,高层的领导也会“身不由己”。在善意推行“城镇化战略”拉动 GDP 彰显新的业绩时,也会被地方上的借题发挥所绑架,在无法厘清城镇化与城市商品房开发的边界之际,借钱建设的人造城镇有可能获得暂时的繁荣,但如果缺少具备竞争力的产业(包括独具特色的旅游业),新建的城镇在售楼后不久将成为空壳,农民工背弃小城镇而趋向超大城市的现状短期内不会改变,农民工对超大城市的趋之若鹜将使小城镇与山乡村舍的老弱病残更加孤单。农民工对超大城市的蜂拥而入不会因公租房的建设而改变城乡结合部拆后重建的棚户区景状(有可能会形成巴西圣保罗式的贫民窟),此时,强壮的农民工及农二代们,既不能融入城市,成为真正的城市人,又无力跨越城角关隘对爷爷奶奶隔空相助。届时,城乡二元的差距将从经济层面潜入心底。

诚然,“随风潜入”的危机或许通过法治的建设与道德的重构可以予以缓解,但对经济前行路径上的功利主义不进行民主与法治的解构,危机依然是深沉的,失去了法律准绳的“市场”,竞争无序而没有规矩,这样的市场不叫市场;失去了竞争产业的城镇很难存活;将银行贷款变成“投资”进而演变成财政税收的方式难以为继;基本建设一旦竣工后将面临负债经营的风险;“行政裁判”对国企的厚爱突破了公平正义的法治底线,丧失了平等竞争这张法治经济的“皮”,道德与诚信的“毛”在哪里?可见,城镇化战略的实施极有可能被新一轮的房地产开

发扭曲。很难想象,失去了道德诚信的支撑,丧失了经济法治的公开公平,在高成本无竞争强消耗重污染的阴影下,未来的城镇化与工业化步伐相当沉重。

很难知悉,通胀与通缩的左右夹击,信贷资金与房开项目的貌合神离,国企与民企的一体两制,法制与经济的各行其是,中国经济与道德诚信的分段隔离,会不会给未来的发展蒙上一层阴云。

不知是矿产开采的枯竭,还是来自于地心深处的撕裂,我相信,弥漫在大陆上空的灰色阴霾将步步紧逼,或许这就是网友们所说中国经济的神马浮云。至少,时髦的中国经济在万众瞩目下,几多奔逸、几多沉潜、几多空寂……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彷徨与犹豫!

或许我们不会像过去那样张狂,东方文化的含蓄为我们在世界经济危机中准备了合适的救生舱,如果符合市场规矩的法律准绳能够收束我们的暴利野心,我们的口袋怀揣着的是没有贪婪的冲动和对这个星球敬畏的谦卑,我们将在诺亚方舟中获得些许的平衡。舍此,将是地球最大的悲哀!

如若不信,就来看一下 GDP 崇拜所产生的神奇以及流动性泛滥后法律的无奈与社会性焦虑。

第 1 篇 法制的笼头套不住 GDP 野马

投资在 GDP 三驾马车中一骑绝尘 3

在 GDP 投资、外贸与消费三驾马车中,投资是领导们驾驭 GDP 野马的制胜法宝。GDP 野马轻易突破法律柔弱的防线后,投资作为 GDP 的第一引擎牵引出 GDP 的神奇。

投资使大型国企得天独厚 15

投资使以央企为代表的大型国企轻而易举地占领了资金的高地,当法律的不均衡性让行政资源有机可乘时,央企们便凭借取之不尽的银行资金与垄断地位君临天下。

投资使央企房开商笑傲江湖 26

投资成就了房地产的辉煌,即使宏观调控之后,房开商也能运用敌进我退的战术使过剩楼盘绝地反击。但洗牌之后,英雄末路的民营房开商只有一丝苦涩的微笑。当法律继续对“土地财政”听之任之时,后来居上的央企房开商以“打遍天下无敌手”的气概笑到最后。